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獨手巧 十七、松林中的黑影

姜飛、萬芳到底年輕，起落情網之中一點也不覺得，最好二人一起，不要外人在旁。回顧沈鴻、萬英去練輕功，業已走走假山那面，重又談起不久分別之事。姜飛見萬芳愁急，於心不忍，笑說：「二姊不要擔心，我無論如何也要想法將圖畫好，真要湯八叔有什變故，暫時不能來此，也必將這兵器留下一副，好在郎公廟過去前途已無危險。這兩件兵器我已學會，此去尋師專練功夫，不會再與敵人爭鬥，留在身旁並無用處，將來你打好兵器還我便了！」

萬芳大喜，笑道：「二弟你真對我太好，我用什麼法子還報你呢？」

姜飛笑說：「小弟是個孤兒，好容易結交到兩位哥哥，一位姊姊，每一想起心便喜歡。既是骨肉之交，分什彼此。那日你說，此是老賊燕雙飛用百鍊純鋼打造，湯八叔雖認得一個善鑄刀劍的異人，只恐沒有原來的好。我知席師最憐愛我，都好商量，又和二叔二嬸相識，二姊如嫌新的不好，打成之後和你對換，將那新的與我，你看可好？」

萬芳聞言越喜，笑說：「只顧我自己得用，卻不管你，休說不好意思，我這樣自私自利叫什麼人呢？」

二人所行之處在樓旁柳蔭之中，那些柳樹大都一兩抱以上，經秋黃落，千條萬縷因風搖曳，月華如水，滿地清蔭。二人本定是往前面松林背陰之處互比目力，分練暗器，因見雲淨天空，秋月皎潔，夜景清幽，圍中山環水抱，林木蕭森，風景又好，只顧踏月同行，清談娓娓，一路流連賞玩過去，越談越高興，也就不想比什暗器。

姜飛本愛萬芳美麗溫柔，天真聰明，一路之上見她滿面春風，丰姿如畫，一雙淨如澄波、黑白分明的妙目不時側顧自己，皓齒嫣然，笑語珠圓，比起平日越發明麗親切，不禁愛到極點，接口笑說：「休說兵器身外之物，像二姊待我這樣好法，便為你送命、赴湯蹈火也所心甘！」

萬芳聰明絕頂，早就看出姜飛愛她，聞言面上一紅，再看姜飛老望著自己癡笑，越發不好意思，笑說：「呆子，你老看我作什？既和我好，偏忙著走，誰相信你是真心呢！」

姜飛見她似嗔似喜，面有不快之容，慌道：「二姊不要怪我，實在小弟出身太苦，爹爹被人害死，聽母親死前口氣，仇人也在湖南居住。大哥和我患難兄弟，情如骨肉，他那殺父之仇正在湘陰，已然約好同去拜師，就便打聽我那仇人下落，並還奉有席師之命。如非為了二姊不捨得走，那匹花雲豹又是湯八叔所有，既然知道，理應奉還，席師又在此地，想見一面，便我不走，大哥也早走了。」

「我真不捨得離開二姊，這是沒法的事。此去學成本領報仇之後，只一下山，先尋二姊，從此哪怕終身相隨，跟你一世，我都願意。我也不說賣好的話，只管進退兩難，事情一完，仍是非走不可。二姊如不相信，拼著師長見怪，定將這兩件兵器留下，並還送與二姊，等新的打好再歸我用便了。」

萬芳年長兩歲，知識漸開，人又靈慧機警，聽他說出終身不離的話，少女嬌羞，方想怪他，又想不起如何說法。正等聽完發作，及至聽到未幾句好生感動。又看出姜飛乃是無心之談，不好再開小性，剛裝有氣，說得一個「你」字，忽又改口，笑道：「按說我不應挑好的拿，何況背師行事，私相傳授，但我還有法想，只求二姑對李四姑姑說，將你那兵器借我做樣子用，連將來不還都有推托。」

「今日我已看出你私傳我手法，你那兩位恩師都決不會見怪。實不相瞞，前兩天我還怕你弟兄為我受責，今日才放了心。至於新打兵器，前聽湯八叔說，那位異人鑄煉刀劍明如霜雪，多麼精巧的刀刃暗器均能打造，雖不一定比原有的更好，必能一樣。我只隨便一說，你便當真，因此看出你這人真好，更加感激。」

「我們一見如故，想是緣法，以後將兵器換過，做個紀念也好。但你途中萬一遇敵，沒有用的，我心不安。好在你真聰明，那樣難學的如意鎖心輪，你和沈大哥竟在三日之內將它學會，再練兩天必能隨意應用。此輪非但多麼厲害的寶刀寶劍斷它不動，專能抵禦暗器，反傷敵人。」

「雖是師門秘傳，一則彼此師長交情甚厚，恩師又最愛我，去年回家時節賜我兄妹雙輪時曾說，你兄妹天性極厚，以後只要不背本門七條師規，一切均可隨便，並未提說不能轉借外人的話。就是見怪，我也自會搪塞央告，不會真的打我，儘管放心拿去好了！」

姜飛本來就托萬氏兄妹轉求湯八另打一副鎖心輪，聞言好生歡喜，知道此輪專防暗器，防衛身家用處太多。此次來人太多，勞康昨日向眾囑咐，三位女俠都說無妨，別的毛賊不敢來此擾鬧，最厲害的強仇大敵只有燕。伍兩個老賊和關王山四凶，日內便可除去。

兩小兄妹去年回家，曾得俠尼花明真傳，功力雖還尚差，差一點的敵人已能應付。本想令其磨練，就有什事，青雲山那班老弟兄相隔甚近，一呼即來，也不妨事等語。

勞康雖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你母子好好安靜日子，何必多生枝節！但是人多口雜，田通等三人都是江湖綠林，又知主人本領來歷，回去就不走口，將來也難免於有事相求。有此特製兵器防身要好得多，再三推謝不肯。萬芳再三勸說，假裝生氣，方始應諾，彼此先行交換，將來打好新兵器，見面再作計較。

正說得有興頭上，時光易過，不覺夜深。姜飛想起沈鴻、萬英往假山後面樹林中同練輕功，已有好些時候，不知何故沒有尋來？想起天晴之後大哥常將萬英引開，不肯和我二人一起，直似有心躲避神氣。

心念一動，側顧萬芳微笑望著自己，欲言又止，神情親密已極，猛一回憶這四天來的經過，和老少諸人閒談時所說口氣，不禁心中一動，當時週身發熱，面紅心跳，正要設詞往尋沈鴻、萬英，再談一會便各安眠，忽聽側面似有馬蹄輕輕踏地之聲，又聽萬芳笑說：「那不是花雲豹，怎會自己來此？」

話未說完，姜飛也自看見那馬由疏林中輕輕掩來。深知那馬靈慧無比，到後不久，便聽龍靈玉說它善知人意，自會覓地食宿，這裡它又極熟，無須再上轡頭羈勒，聽其自去；並還向馬警告，主人不久必走，此時重傷不能騎馬，千萬不可尋去。它已明白，決不會走。後又談起此馬許多奇處。

第一是耳目最靈，稍有警兆必要掩來報信。那日如非大雨，剛到不久，馬房離此太遠，二賊到前必已趕來等語。平日聽其自由行動，沒有管它，此時深夜，忽然悄沒聲掩來，多半發生事故，忙即低呼：「二姊禁聲，也許有事！」

萬芳還未答話，馬已走到二人身前，剛一見面，便將姜飛衣襟咬住，往旁一拉，二人越料有了變故，忙隨那馬悄悄掩向側面樹林之中，一同藏起。待了半盞茶時，沒有動靜。二人見馬昂首豎耳，目光注定前面，神情緊張已極，心想，既然有賊，如何尚無動靜？那馬忽似有什警兆，轉身要走。

二人不知何意，以為要換地方，方想跟去，馬忽回身攔阻，將頭連拱，二人停步，馬便回身。二次再跟，馬又橫身攔住去路，並咬著姜飛的衣服拖回原處。二人方始明白，馬雖走開，卻要自己守在當地。

姜飛附著馬耳悄悄問：「你要我們守在這裡，等候來賊，你還有事要離開嗎？」那馬將頭連點。姜飛恐沈鴻、萬英還不知道有賊，方說：「你快給大哥他們送個信去！」馬已回身，靜悄悄穿林繞去，腳步甚輕，一點聲息皆無。

姜飛恐它沒有聽清，正要追上再說一遍，萬芳忽然趕上伸手拉住，朝林外一指，匆匆打一手勢，令將兵刃取在手內，當先往側面林中小土堆上輕輕縱去。

二人連日同出同進，形影不離，雙方俱都忙著習武，兵刃暗器從未離開。各人兵器也早換過，這次入林原意想練暗器。姜飛見狀知有敵人，忙將身後新換來的如意鎖心輪拔在手中，跟蹤趕上。到了坡頂一看，前面不遠便是一條石子鋪的花徑，也有丈許來寬，對面是片松林，路旁種著兩列花草，菊花甚多，業已開放。

月光照處，花影扶疏，秋夜景物甚是清麗，地上好似蒙著一片清霜，光影如畫，花徑頗長，由山腳那面繞來。姜飛探頭兩面一看，都是靜悄悄的，不見一點人影。

正在東張西望，萬芳忽將他肩頭一按，附耳低聲說道：「你不要這樣，留神被賊看破。那賊好似不止一人，我比你先到，業已掩入對面松林之內。林中有一養魚池塘，還有一所大樓房，以前原是爹爹夏天納涼之地，近年並無入住。那賊想是初來，不知地理，池塘又與溪流相通，風景甚好。因那一帶偏在山腳，蛇蟲太多，雨後泥濘，還未乾透，還沒和你去過。

「那賊初來，不知地理，也許當裡面住得有人，前往鬧鬼。進去時，曾往來路那面將手連揮，必定還有同黨。好在那是空房，決想不到林中有這小土山，由外望內更看不出。我們埋伏在此，正好等那同黨到來，看清下手，試試你這兩樣兵器。好在林中無人居住，鬧不出什麼花樣。你探頭大高，被賊看破，受驚逃走，豈不可惜！」

姜飛聞言，暗忖，我們只是兩個小人，賊黨如見，必想生擒拷問，決不放过，哪有驚逃之理？見萬芳說話天真，對方耳鬢廝磨，氣息相通，比前更加親密，由不得越看越愛，心想二姊真好，將來如能常時和她一起，永不離開，豈非福氣！想到這裡，心又一動，面紅心跳起來。

萬芳見他望著自己，憨笑不語，方問：「你笑我膽大麼？」猛瞥見一條黑影由側面貼著花陰暗處從容走來，到了對面林外，側耳一聽，正待往裡掩進，忽聽有人輕輕拍了一下巴掌，賊便立定，前賊隨縱將出來，立在二人的斜對面樹蔭之下，相隔不到兩丈。

二人均是極好目力，看得逼真，見那二賊一高一矮，矮的中等身材，背插一刀一拐，環腰一條闊板帶，短裝密扣，帶上插著兩排暗器，似鏢非鏢，比鏢細出一倍，只露半截在外，寒光閃閃，映月生輝，打磨極亮，一望而知純鋼打就的利器，左邊還掛著一個弩袋。

一個身材比他略為瘦長的穿著長衣，兵器拿在手裡，是根前半彎曲、似鉤非鉤的鐵杖，看去分量頗重；未帶帽中，披著一頭短髮，一張長方形的丑臉又瘦又薄，小鼻小眼，背已微駝，看年紀似已不輕，但未留須，來時雖然形蹤鬼祟，步履甚輕，和常人走路一樣，比較前賊安穩得多。

見面之後，矮賊似說，林中那好房子，怎會無人？瘦賊忙把話接去，搖手不令開口，語聲甚低，聽不真切，大意好似這裡行蹤可疑，他二人雖由此失蹤，主人底細不知，是否敵人尚拿不定，行動務要謹細，不探明底細不可妄動，土人的話未必可靠等語。

姜飛零零落落聽了幾句，方覺氣悶，又不知賊黨來了多少，心想，此時分出一人去向諸老前輩送信，多厲害的賊黨也不在心上，萬芳偏是不許。又恐沈鴻不知，遭了暗算，這兩處練武地方離開諸老前輩所居樓房又遠，秋天夜涼，門窗已閉，出聲呼喊未必能夠聽見，心正不安。

萬芳耳尖，業已聽出幾分來意，悄聲說道：「來賊多半關王山兩個兇人，看那神氣還在亂闖，不知我們住在哪裡。樹多房少，這一帶更多空房，你由那旁悄悄繞往林外，我由這裡縱出斷他逃路，必能成功無疑！不必驚動娘和二位哥哥他們，將賊打倒擒回，豈不有趣！」

姜飛日前曾聽勞康談起，關王山四凶以大凶、四凶最為厲害，二、三兩凶要差得多。看那日動手，兩小姊弟將賊打倒，一半仗著膽大機警，一半還是二賊情虛膽怯。真要動手，就不致為賊所傷，能否全勝尚不一定。

一聽二賊竟是那兩個最厲害的兇人，不禁大驚，覺著萬芳膽大好勝，事情頗險，無奈近日情愛已深，順從已慣，不能不聽，又不放心，剛悄說：「這兩個凶賊厲害，二姊留意！」對面瘦賊忽似有了警覺，將矮賊一推，令將刀拐拔下，一面掩身暗處，朝外側耳留心窺聽。

萬芳恐被識破，忙將頭一低，順手一拉姜飛，令其蹲下，一面將手連揮，令照所說行事。姜飛見她發急，面上已有怒意，猛一轉念，二姊膽子太大，我何不搶向前面出聲喝罵，一面誘敵，不等趕到樓前，諸老前輩也必警覺，怕他作什？

心裡一動，立由林內繞往側面轉角之上，剛縱將出去，忽聽兵刃暗器交觸，萬芳與賊喝罵之聲，忙即繞過一看，原來萬芳真個膽大，姜飛還未出林，便想獨鬥二賊，試試新學會的鉤連槍法，上來便打好擒賊擒王的主意。

仗著路熟，先取出兩枝弩箭，想先照准瘦賊連珠打去，滿擬打傷一個，再縱出去斷賊逃路；卻不想關王山這兩個凶賊久經大敵，耳目靈警，武功高強，何等厲害。方才因見當地園林花木甚多，深夜無人，月華如水，到處靜悄悄的，見面時互相商計，稍微疏忽，不曾在意。

後來兩小姊弟這一說話，語聲雖低，卻被為首老賊大凶天狼星井壁首先警覺，雖未聽清，已疑左近有人，也許還未發覺自己，使令同黨四凶黑心太保三手夜叉費年小心戒備。一面仔細靜聽，已無聲息，越料不是偶然，蹤跡多半已被主人看破。正在東張西望，本料人在對面，萬芳身子往上一起，目光恰巧相對，老賊正在注視，猛瞥見斜對面樹林中冒起一個人頭。

因見是個少女，月光又亮，那樣機警的老賊竟走了眼，因覺對方年輕，只得一人，看去又不像是行家，彷彿本在林內偶然探頭張望神氣。正想身立黑暗之中，對方未必看出，想什麼方法冷不防將其擒住，逼問主人虛實來歷。念頭動得極快，還未轉完。

沒料到萬芳人小膽大，心靈手快，本就存心想將老賊打傷，再去對付同黨矮賊，見被看破，動手更快，故意把頭一低，冷不防二次縱起，揚手就是兩箭。老賊瞥見少女人頭略現即隱，也未出聲驚呼，分明還沒有看見自己，把手一揮，正待鷹拿燕雀縱入林中，將人擒住威逼詢問。

身才離地，還未縱起，猛又瞥見少女二次探頭，揚手便是兩點寒星相繼飛來，來勢又猛又急，才知敵人年紀雖輕，並非庸手。蹤跡已被看破，不禁又驚又怒，總算久經大敵，又是關王山四凶中第一能手，百忙中瞥見寒光飛到，右手鐵杖一揮，身子一偏，左手一撮，當頭一箭先被打落，第二箭也被接去。

就這樣仍幾乎受傷，因那弩箭來勢大急，又是雙箭同發，相隔既近，手法極准，老賊腳已離地，其勢不能再用品器兩面去擋，竟被開了一個手忙腳亂。第一支箭雖被打落，第二支也被接住，但是接時稍微一慌，箭尾又有兩片鋼葉，竟將左手劃破，流血生疼，急怒交加中覺著敵人非但手法又准又快，勁頭更足，一個少女已有如此本領，應敵不曾出聲，多半旁邊還有大人，勁敵決不以此，不敢冒失。

為防地理不熟，敵人藏身暗處，再有暗器飛來，隨同接箭之勢將手中杖一揮，凌空一個木葉飄風，就勢翻身落地，往斜刺裡縱去，一面低喝：「林中有敵，四弟快些動手！」

四凶費年也早看出林中有入，不料出手這快，微一隱現便有暗器打到，因見對方是個美貌少女，越發心動，忙往前搶，吃老賊用杖一擋，箭雖打開，卻往費賊頭上急射過去，相隔甚近，雖未打中要害，恰由耳旁穿過，將左耳劃破了小半邊，左頰也被箭尾劃破了一條口子，甚是疼痛，忍不住怒吼一聲。

正待往林中縱去，老賊聽他怒吼，心想反正蹤跡已泄，無須隱避，方喝：「賤婢何人，暗放冷箭，還有什人，快些滾出答話！不是我弟兄的仇敵還可活命，否則雞犬不留！」

話未說完，費賊正待往林中趕去，忽聽來路方面一聲嬌叱，側臉一看，正是方才所見著青羅衫的少女，雙手倒背，好似拿有兵器，由林內縱出，落在地上，笑罵道：「你們是關王山那兩個狗強盜，想到這裡湊數，去往陰間尋那兩個已死賊黨的嗎？」

二賊一聽口氣，便知二、三兩凶已為敵人所殺，四凶費年最是凶橫冒失，怒吼一聲便要搶上，忽聽身後低喝：「四弟且慢，待我問這賊婢幾句！」

聲隨人到，老賊大凶井壁已由後面趕來，縱向萬芳面前。

原來老賊機警凶狡，見那少女由相隔兩丈來寬的樹林中飛身縱出，身法輕靈已是少見。落地時雙手後背，看不出用什兵器，立在當地笑罵，孤身應敵，神態那麼安詳，又極美貌年輕，看去至多十六七歲，偏會有這樣武功，怒火頭上正要趕過，猛想起這類身法以前好似哪裡見過。

二、三兩凶本領雖還不如自己，並非尋常，又有極厲害的暗器，這多年來極少遇見敵手，如何在此送命？此女如非劍俠中人，也必得有高明傳授，還有師長在此，才會這樣大膽，明明知道自己來歷，竟敢孤身對敵，口發狂言，莫要陽溝裡翻船，又與那年遇見賊尼花明一樣，以為對方無名之輩，不料弟兄四人被兩個賊尼姑困住，九死一生，還要低頭服輸，丟盡大人，至今不敢走入湖南省境一步，鬧得江湖上幾乎不能見人。

每一想起空自咬牙痛恨，無可如何。看來還是冒失不得，好歹問明來歷，先打聽出二、三兩弟怎麼死的，是否此女所殺，好作打算。念頭一轉，忙將費賊喝住，縱上前去，陰惻惻問道：「你是何人門下？你叫什名字？我們與你素昧平生，深夜登門，不能怪你動手為敵，但有一事望你明言，不可自誤，免傷和氣。」

萬芳見老賊帶著一臉陰柔的詭笑，那雙三角怪眼閃爍放光，隱藏奸詐，料是前日勞康說大凶井壁。這一對面越發厭惡，聞言知其情虛，也微笑答道：「你不是關王山四凶中的老賊嗎？你想問我來歷，恐嚇破你這老賊的狗膽，我就沒法拿你試手了！你想打聽那日冒著大雨無故來此做賊擾鬧的兩個賊黨嗎？這個容易，說完殺你也是一樣，我們先並不知他們名字，後來那黃臉賊跪在地上哀聲求哭，才知他是關王山四凶中的二凶章興，還有一個二凶史二郎。」

「我這裡向來無人敢動一草一木，本就不能寬容，再聽說是關王山的凶賊，又是那麼膿包無恥，沒有骨頭，哀求無效，又想暗中放火行刺，當時被人打死。史賊總算比他稍強，雖未十分現世，被擒之後妄想逃走，被我打成殘廢，當場一頭碰死，比那黃臉賊硬氣，沒有十分現眼。你問他怎的，莫非四凶去了兩凶，想起傷心，活得不耐煩，想到陰間去湊數嗎？」

費賊在旁早已怒火饒心，不是老賊法嚴，已先動手，氣得破口亂罵，待要動手。便是老賊只管為人陰沉，頗有涵養，一聽敵人這等口氣，越聽越不像話，也由不得怒火上攻，實在忍耐不住，但想小小女子，發此狂言，史二郎比章興本領還高，暗器更極厲害，竟被此女打傷自殺，敵人厲害可想而知，方怒喝得一聲：「賤婢叫什名字？這裡為首之人是誰？再不說出老太爺要動手了！」

萬芳瞥見姜飛由二賊身後趕來，惟恐二賊見了兵器，心疑師父在此，一個打他不倒，又被逃走，還不能試驗手中兵器，接口笑道：「無恥老賊，方才沒對你說，說出師父名姓怕嚇跑你嗎？少停自會知道厲害，你要動手，誰還怕你不成，且先叫你嚐嚐我新學會兩件兵器的味道！」

老賊也真能夠忍氣，一聽對方說少時自知厲害，心中一驚，還想忍氣探詢下去，問出來歷再下毒手，忽聽身後有人急馳，腳步甚輕，料來強敵，忙往旁邊一閃，暗中戒備，忙中側顧，見是一個幼童，正在又好氣，又好笑，覺著拜弟兄四人平日縱橫江湖，對敵之際只一照面便下殺手，向例斬盡殺絕，不容人開口多說，四凶之名也由此得來。

不知怎的，今夜剛一到此，便覺兆頭不妙，處處小心，共只遇見兩個未成年的幼童，便有戒心，任人笑罵，不敢冒失動手，說將出去都是笑話。猛瞥見敵人手上拿著一件兵器，甚是眼熟，定睛一看，不禁大驚，一看費年忙回身追去，忙喝：「四弟留意，先問他兵器來歷！」

萬芳話也說完，兩件兵器隨手而出，錚錚兩響，那明光耀眼的三折鉤連槍當時抖開，朝老賊當胸點到。

雙方相隔不過丈許，萬芳身法輕靈，話完人起，來勢又猛又急，三折鉤連槍又故意不曾打開，疊在一起，連柄只有尺許長短，判官筆更是又細又短。老賊只當敵人手上藏有暗器，故意手背身後，先前受傷，手尚流血，知那弩箭厲害，雖在暗中戒備，卻不料會是兩件奇怪兵器，來勢這急，又見姜飛手上拿的是一件如意鎖心輪，當此驚疑膽怯失神之際，不是武功精純，差一點又受了重傷。

百忙中猛覺語聲人影相連，一股急風帶著一道寒光當胸撲到，知道不妙，對方果是勁敵，忙將手中七絕毒蛇鉤反手一撥，人便橫縱出去，避開來勢，落地一看，暗中叫了一聲慚愧。原來萬芳深知老賊武功極高，惟恐丟臉，來勢雖急，這一槍卻是虛實兼用，準備老賊一擋，立時就勢縮回，用左手判官筆點開鐵杖。二次長蛇出洞，分心就刺。

不料老賊久經大敵，身法輕快，看似用力招架，實是以虛御虛，因實化實，同樣虛實兼用，輕輕一撥，看去極快，並未用力；因事前沒有防備，又有好些戒心，略一招架，便縱身往旁邊縱開，所使兵器尤為巧妙，萬芳那快手法和武當獨門秘傳竟未用上，總算師傅武功有好幾年的根底，長於應變，一招發空，立將槍尖收回，第二槍沒有發出，瞥見老賊縱起，立時轉身，就勢枯樹盤根，又用槍鞭橫掃過去，人也跟蹤縱到。

老賊認出那是老淫賊燕雙飛特有兵器，前日方聽人說老賊為敵所殺，兵器被人得去，想不到會落在一個少女手中，沒有多日槍法這等精熟，這兩個小狗男女非有極大來歷不可，一面迎敵，心已寒了幾分，口方喝罵：「賊婢師長何人？怎不敢說？」

忽聽丁丁連聲，忙中偷窺，幼童手中如意鎖心輪業已舞動，費年連發暗器，均被反擊回來，幾乎受傷，業已住手，不敢再發。總算輪只一個，如是雙輪合用，便那幼童也非敵手。隨同應敵轉身之際，目光到處，再看幼童手法，覺與多少年來想起切齒寒心的仇敵俠尼花明同一路數。這一驚真非小可，自知俠尼如其在此，今夜來人誰也休想活命。

忽聽敵人笑道：「你這老鬼狗賊瞎了眼睛，定要問我師父嗎？我兄弟用的如意鎖心輪莫非瞎了眼睛你會不認得？這裡雖非湖南境內，既敢到此擾鬧，一樣送死，快些拿命來吧！」

老賊聞言，想起前事，心膽皆寒，哪還再顧什朋友義氣，暗忖，想不到小狗男女竟是賊尼花明門下，休說今夜凶多吉少，未必能勝，便是僥倖得勝，傷了小的，老的定必引了出來，也難討得公道，反而結仇更深，更難活命。念頭一轉，一面且戰且退，嘴裡說著狂活，大意結拜弟兄四人同生共死，多厲害的敵人也非所計，彷彿非拼命不可，神氣手法也越來越緊。

萬芳見老賊越殺越勇，勢急如風，憑自己的本領已難取勝，稍一疏忽反為所傷，心中一驚。又見姜飛也只打個平手，越發愁急，暗中埋怨，兄長真個無用，不知和沈大哥走往何處，雙方這等喝罵莫非會不聽見？打了一陣，忽覺老賊儘管手法猛急，厲害非常，但是越殺越往遠處走，離開原處花林已十來丈。

以為老賊還有殺著，想將自己引往空地之上動手，正想喝問，老賊已先開口，故意喝罵道：「賤婢不必猖狂，這裡地勢大厭，可去前面空曠之處納命！」

人虛晃一招，就勢縱起，跟著蜻蜓點水，接連幾縱，往前逃去。萬芳見老賊並無敗意，口氣又凶，毫未防到會不戰而逃。又聽身後喝罵之聲，關心姜飛，恐其受傷，由不得回身看了一眼，略一耽擱，老賊人已遠出八九丈，身法之快從來少見。

這才疑心老賊要逃，待要追去，忽聽老賊大聲喝道：「你既是花太師的徒弟，我是她十五年前敗軍之將，為守前約，連湖南境內都未踏進一步，如何與你動手？我弟兄失陪了！」口中說話，人卻不曾停止，縱得更急更遠，說完一聲呼哨，便往側面山崖上躍去。

那樣高峻的危崖，老賊一縱兩三丈，到了上面手腳並用，一晃便是老高，等萬芳警覺追來，連暗器都無法打中。正急得跳腳咒罵，忽聽一聲馬嘶，來去兩面均有人聲吶喊，聽出有自己人在內，心中一喜，想起還有一賊在後，待與姜飛合力夾攻。剛一轉身，忽聽腳步之聲甚急，忙即縱身側顧，四凶費年已和一陣風似由身旁馳過，身法之快不在老賊以下。

姜飛追在後面還未趕到，自己因朝崖上喝罵，微一疏忽，路又較寬，竟被對面錯過，等到看出，人已逃走，心裡一急，忙拔出兩支袖箭連珠打去，微聞噯的一聲，似已打中，不曾落地，費賊逃得更快，知傷不重。

正要追去，那馬嘶之聲已由遠而近。費賊似因前後皆敵，不敢再往前去，忽然縱身一躍，剛到崖上，因縱太猛，落處崖勢險

陡，肩又受傷，呆得一呆，待和老賊一樣爬山逃走，那匹花雲豹已一路急嘶飛馳而來，上坐一人正是大俠湯八，手揮一條長繩套索，凌風舞動，呼呼亂響。馬離崖前還有丈許，手中長索業似長蛇一般往上飛去，只一下便將費賊套住，往下一拉，便順崖坡滾落下來。

仰望老賊還未到頂，湯八剛由馬上立起，待往崖上縱去，忽聽一聲嬌叱，斜月光中一條白影由斜刺裡飛將過來，一把將湯八抱住，二人大驚，還當來了敵人，定眼一看，正是湯八二十多年愛友龍靈玉，湯八也哈哈笑道：

「我傷病已早痊癒，二姊何必這樣情急？可知這四個凶賊害人太多麼？我想除這幾個大害不是一天，好容易遇上，不能再放他逃走了！」

靈玉嗔道：「八弟就是這樣恃強，不肯聽話，我先在樓上遙望，今夜來了五賊，放走一個，叫他知道我們這裡厲害也好。」

二人縱下馬來，湯八雙手拉著靈玉雙手，哈哈笑道：「我因誤中老狗男女奸計，往辦一事，被他約了許多狗賊埋伏樹林之內，四面包圍。事前阿雲已有警覺，朝我急嘶，也是我一時恃強大意，照樣催馬前進。剛發現林中人影刀光，只當賊黨不過三五人，沒有放在心上。」

「先將阿雲遣開，以防為賊所傷。開頭我連傷數賊，後來我被賊黨四面包圍，全仗此馬突然衝來救了性命。大丈夫生而何歡，死而何懼！我在病中，聽說你得到消息，便由鹿井峰天牢洞中孤身趕出，當日連飯都未吃，到處尋訪我的下落，日夜悲苦，憤不欲生，準備稍有差池便尋狗強盜拼命，休說我絕處逢生，安然無恙，就算那日傷重身死，蒙你如此關切，我也值得，何況今日還能相見呢！」

靈玉知他這次受賊暗算，實是為了自己，心方一酸。

女俠李玉紅同了田通、姚小泉早由後面趕來，立在一旁，湯八原認得田、姚二人，因和靈玉說話，未及招呼，只點了點頭。

因李玉紅故意將面紗拉下，急切問沒有認出，笑問靈玉：「這位姊姊貴姓？想是二姊好友，怎不和我引見？」

靈玉還未及答，玉紅微笑說道：「你們久別重逢，我不願打擾，故未招呼，湯八兄不要見怪。」

隨將面紗揭開，湯八一見大喜道：「原來是關中兄妹雙俠李四姊嗎！大哥今在何處，可曾回來？小弟何德何能，前日聽說好些老少英俠為了小弟之事紛紛趕來，並還有兩位神交未見的好友也在其內，仗義相助，日前並在商家堡施展身手，給老狗男女一個下馬威，弟兄二位一劈空掌將敵人凌空打落，老狗男女那樣好的武功竟當場丟人，吃了大虧，真令人感激不盡。」

「三日前又聽人說，目前天下荒荒，連個稍微可以住人的小店都沒有，白沙溝郎公廟一帶更是狗賊出沒之地，急切問尋不到住處。有好幾位男女老少英俠都來萬二嫂這裡聚會，內有兩小兄弟乃席泗先生門下，小小年紀，入門不久，已得武當真傳。」

「而萬家兩位姪男女我自小就愛，自從九年前被人引往拜師，多年未有音信，今日才知他的師父竟是俠尼花明。他們去年回家，我久已不到二嫂這裡看望，也不知他們業已回家。另外一個小兄弟看去面生，年紀這輕，可就是席泗先生新收記名高徒姜飛麼？」

說時姜飛早已侍立在旁，因眾人正在說話，不敢插口，暗中留意，見那大名望的湯八並無出奇之處，週身裝束和商家堡所聞差不許多，只頭上草帽是新的，身上所穿土布衣褲連腳上快靴也均新制，沒有傳說中那樣風塵骯髒，未穿草鞋，如不開口，現出他那豪快絕倫的氣概和銅錘般的聲音，簡直貌不驚人，極像一個普通鄉下人，一點也不起眼，聞言忙即通名禮拜。

沈鴻、萬英也同趕到，隨了田、姚二人一同禮見。萬芳在旁，見逃賊四凶費年自被湯八用套索擒住，滾落下來，橫倒地上，便不再動，好似跌暈過去。湯八因和龍靈玉久別相逢，相見驚喜，各伸雙手緊緊拉住，連套索也隨手甩掉，毫未顧及。賊雖被擒，尚未綁起，先想動手捆綁，又恐污手

。後見那賊倒地不動，滾時手脚亂動，貼崖而下，並未受傷，心疑裝死，還有詭計，喊了一聲「八叔！」便在旁邊暗中偷覷，看出費賊雙目好似不曾閉攏，越發生疑，再見眾人只顧招呼，通沒一人理會，忍不住拉了湯八一下，低聲笑道：「八叔，那賊在裝死呢！身上並沒有傷，我先打了他一箭，也只打中肩膀，好似血都未出一點，你怎不留神？賊有急智，怕要鬧鬼！」

湯八本來右手撐腰，左手和眾人招呼說笑，神態甚是從容，萬芳話還未完，湯八忽然哈哈一笑，手往側面一甩，只聽費賊怒吼：「罷了！」同時，一道三四寸長的寒光已由湯八手上電也似急甩將出去，人卻神色自若，動也未動。

耳聽李四姑笑說：「湯八兄手法真准！」四小兄妹看出那賊業已受傷，趕過一看，原來費賊先前橫倒在地，一手壓在腰下，大約由崖上滾落時早打好主意，因是兇險狡猾，出手絕大，早就料定這幾個小人耳目最靈，對他注意，自知為惡太多，在這幾個敵人手下逃生無望，先打算用暗器打那花雲豹，又想亂發暗器，連人帶馬傷得一個是一個。

表面裝死，暗中用力，乘著萬芳問答之際，剛把暗器取出，身子往側一翻，待要冷不防連縱帶打。不料他快，敵人更快，湯八連身也未轉，揚手一口飛刀橫甩過來，恰巧釘在右手腕上。費賊人已縱起一半，手中六七支暗器已快脫手發出，被這一刀全數震落在地，才知厲害，再想逃走只多吃苦，索性收回左手，連頭頸間的套索也不再取下，怒吼一聲，就勢跌倒。

怒喝：「姓湯的，請快給我一個痛快的。我暗器已完，兵器全失，自知力竭勢窮，無法反抗，我也不想再逃，由你處置，請快一點！」底下話還未說完，湯八笑說一個「好」字，揚手又一飛刀，便將費賊打死。

靈玉嗔道：「八弟就是這樣心急，也不問問賊黨虛實，可知他們將你擒到要受多少罪孽嗎？」

湯八笑道：「賊黨虛實已知八九，此賊在四凶中最是兇頑，何苦叫他再罵我們。我又最喜有點骨頭的硬漢。雖然此賊萬惡，結果也只一死，我因恨極他們殘殺善良，人被擒去，並非他的對頭，下手照樣殘酷，為此激於義憤，與之為敵，如何再學他樣？二嫂還未見面，我們走吧！」

靈玉笑說：「因你大難之後還是那樣脾氣，一開口就沒有完，叫你無法答話，你看四姊他們都笑你呢！」

湯八笑說：「四姊決不會笑我，田兄更知我的性情，到底李大哥來了沒有？」

靈玉笑道：「你這樣亂問一氣，叫人如何接口回答？李大哥未來，鐵蜈蚣勞大哥卻在這裡。」

湯八聞言大喜道：「想不到連這位老大哥也為我出山，辛苦一趟，他已隱退多年，決不再出手的人了，尋常的人見他一面都難呢！」隨又轉問萬英，「這具賊屍可要我來送走？」

萬英答道：「另外還生擒一賊，家母和大世伯正在問話，請八叔快去。這裡地勢荒僻，四無人煙，青雲山中都是先父舊交，無須顧慮。天亮之後，小姪自會請人將其掩埋，八叔請到裡面去吧！」說時萬芳業已喊了姜飛搶前報信。

勞康和女主人段無雙早就聽出馬嘶有異，聲音又由房後勞康等前日來路一面繞來，料知湯八也許趕到，那馬趕往迎接。因正幫助洪景與來賊動手，無暇往看，那賊本領頗高，見勢不佳，賣一破綻想要逃走，身才縱起，一股急風帶著一條人影迎面飛到，連面目也未看真便被打倒。

勞康也將另一賊黨一掌劈死，認出來人正是六俠杜德。見面一談，說湯八已到，因其回來還有一友，那人身有急事，送到便要回去，正在後園林中話別。杜德與獨手丐也有約會，必須趕去。本來要走，偶往高處眺望莊中夜景，發現兩賊，恐湯八內傷初癒，人又恃強，知道必要往鬥，想叫他多養息一天是一天，便沒有對他說。

先沒想到賊黨來了好幾個，正往前掩去，忽然發現馬在林中悄悄掩來，無意中只說了句：「你主人來了，現在後院。」馬便立時趕去。同時便見三賊往正樓這一面東張西望，偷偷掩來，不知勞康在此業有警覺。

方才隔遠沒有看真，樹林又多，穿的又都是夜行衣靠，剛看出來賊武功頗好，還未追上，便見三賊分成兩路，似還不知主人臥室所在。同時瞥見勞康等男女諸俠一齊現身動手，知道二賊難討公道，也未見面，改朝另一賊追去。不料萬英、沈鴻由假山後面樹林中縱出，將賊截住，動起手來。

看出二人決不會敗，忽想起先見兩賊中有一穿長衣的如何未見？才知來賊尚不止此，因樹林太多，目光常被遮住，悄悄縱往假山之上登高一望，果然還有二賊被姜飛、萬芳分頭敵住。

剛認出是關王山四凶，對敵的兩小姊弟竟換了兵器，共只幾天工夫，姜飛竟將俠尼花明的如意鎖心輪學會、左手還持有一口寶劍，武功越高；但知來賊乃四凶中最厲害的兩個，方恐失閃，忽見四凶費年連發三種暗器，均被姜飛用鎖心輪反擊回去。前面老賊不知何故縱身先逃，費賊也跟著逃去。

龍、李二女俠同了兩人正由側面追去。湯八騎了花雲豹又由後圍繞來，以為主人早有準備，急於起身，想和主人見上一面就走。剛由側面小橋轉過，便見賊黨縱身欲逃，就勢迎面一掌將其打倒。

勞、段二人聞言大喜，匆匆談了幾句，杜德便說：「還有要事，往迫一友，並與席泗兄有約會，必須趕走。」匆匆作別而去。

勞、段二人因三賊死了兩個，被擒這賊業已點倒，想起那日雨中殺賊並無人知，當地荒僻，三面均無道路，來賊如由青雲山穿過決辦不到，怎會大舉來犯？又因當地人少，還有幾處糧倉草堆，方才龍靈玉因四小弟深夜不歸，偶往樓外眺望，見有五賊分兩三面掩來，忙即分頭迎上。

照杜德所說，雖是兩死一傷，關王山二賊雖然逃走，必與湯八、龍、李二女俠相遇，決難逃走。但恐還有餘黨，萬一不敢明敵，偷空放火，豈不討厭？反正另兩來客已走，湯八終要來會，便等在廳上，正向那賊盤問，萬芳、姜飛也趕了來，說湯八叔已到，費賊被八叔打死，現在後面，可惜大凶井壁不知何故不戰而退，被他翻山逃走。八叔只漫了兩句話的工夫，否則也可趕上。

無雙見二人兵器果然換過，尚未收好，一問動手經過，笑說：「芳兒真個膽大，你哪知道這兩個凶賊的厲害，老賊更狠，如非看出你們兵器的來歷，做賊心虛，以為你師父也在此地，休說占他上風，不吃他虧便是便宜！你當人家成名多年，就是做賊也非容易，你們才多大年紀，本領那樣好打發的嗎？」

萬芳嬌笑道：「娘總說我人小無用，其實那兩個狗強盜不過如此，沒有什麼了不得！只腳底真快，我竟追他不上。看去老賊年紀總在六十邊上，居然一縱兩三丈高遠，並還特意往那危崖上面縱去，手腳並用，月亮底下看去像個大壁虎，對敵時還穿著長衣，他那兵器前頭彎彎曲曲，像一拐杖，又有鉤子，又有疙瘩，好些零碎，動起手來每樣全有用處。費賊比他看去就差得多，被湯八叔老遠趕來，飛起一套索，便將頭頸套住，滾落下來，強都未強！」

勞康笑道：「賢姪女哪裡知道，此是老賊先想報你師父的仇，用盡苦心，特製的七巧神仙杖，又名七絕毒蛇鉤，一件兵器共有七種用法。你們兩人全是沾了兵器的光，如用尋常刀劍，早吃他的虧了，就這樣，單是三折鉤連槍，沒有判官筆，也未必能夠應付。聽老賊逃時口氣，分明疑心令師在此，膽已先寒，本心不敢傷你，否則是否打個平手還難說呢！」

萬芳想起連日和姜飛用功，勞大伯常在一旁誇獎說是即此本領，江湖上已少敵手，並和母親爭論。對於老賊也是這等說法。回憶方才動手情景，方始信服。

再看被擒那賊，年約三十來歲，人甚強悍氣壯，面有刀疤，二目的有光，被勞康點倒，並未上綁，放在旁邊座位之上，看去照樣可以言動，與尋常點穴不同。此時話已問完，洪景正由樓上端了碗茶下來，送與賊吃，勞康對他也頗客氣，方想，此賊必有來歷，湯八等已由花徑中一路說笑走來，剛上平台，那賊便將頭一低，閉上雙目，面有愧容。

勞、段、洪三人忙起迎出，喜笑招呼。湯八正和勞康執手慇懃，與諸人互談別況，彼此都是興高采烈。忽然回顧廳中坐著一人，燈光甚明，一見便認出是熟人，心中一驚，方要開口，勞康忙使眼色止住，低聲笑道：

「我已問出此人來歷，因以前不曾見過，今夜匆匆應敵，心想，這些萬惡狗賊殺之不多，反正不容逃回，面具恰又掛在牆上，未及往取，致現本來面目。他只說了姓名，還未說出師長來歷，你來正好，近年外面的事我不深知，此人真要是和四凶、燕、伍二賊一樣為人，為世除害，就多樹敵也說不得了。」